

青山绿水

女人是男人永远谈论的话题，就因为她们是女人。

反过来，男人也是女人永远谈论的话题，就因为他们是男人。
有多少女人不幸，就会有多少男人不幸。

何顿——著



青山绿水

何顿 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山绿水/何顿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-7-5404-5923-9

I. ①青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10417号



青山绿水

何顿 著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选题策划: 龚煌景 (龚湘海)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 (龚湘海)

版型设计: 周基东工作室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970 mm×680 mm 1/16

印张: 32.25

字数: 480,000

印数: 1-4,5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5923-9

定价: 43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目 录

001	青山绿水
068	永远是十七岁
121	我的生活
190	蒙娜丽莎的笑
258	新青年酒吧
324	别人的故事
390	希望
451	到此为止

青山绿水

—

父亲死前，用他生前最后的眼光凝视着我说，志儿，你要照顾好弟弟。我说，好。父亲的瞳孔就放大了，脸色却灰白下去，白得跟墙一样。我眼里盈满泪水。父亲一辈子都生活在黄家镇，一生里只外出过一次，那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，父亲和母亲旅行结婚旅到长沙，在岳麓山的爱晚亭拍了张相。现在这张相还框在镜框里，早发黄了。那时候我还没影，那时父亲正是我在这年龄，二十八岁，健壮如牛，是镇红旗织布厂的锅炉工，整天往锅炉里添煤，因而身上满是煤灰，擤出的鼻涕经常是黑黑的一坨。母亲是织布女工，整天在轰鸣的机器前，倒三班。织布厂女工多，男人少，母亲身材矮小，长相普通，又没钱打扮自己，站在人群中连身影都难觅，就没人留意我母亲。轮到厂工会的人关心我母亲时，母亲已二十九岁了。黄香菊，你多大了？工会的人问我母亲。母亲答，我二十九了。工会的人很惊讶，说你二十九了？母亲点头。工会的人说，

锅炉房的黄师傅与你年龄相仿，好像也没对象，我帮你问一下。母亲答，人家会嫌我矮。

父亲没嫌母亲矮，这是父亲也不高，家境又贫寒，就没几人关心我父亲的婚姻大事。有人跟我父亲介绍对象，女方来我父亲家打个转身，没坐十分钟就要走。原因很简单，家太破烂了，当街的墙都歪了，没有坍塌倒是个奇迹。工会的人把我父亲、母亲约到黄春和粉店，父亲先到，母亲晚半个小时才来，梳理了下，穿了件鱼肚色的确良新衬衣，笑着。工会的人说，黄香菊，你今天打扮得很漂亮啊。母亲的脸色被夸红了，说领导取笑我了。工会的人指着我父亲说，他叫黄国华。又指着母亲，她叫黄香菊，你们认识一下。母亲看黄国华一眼，黄国华咧嘴一笑，说认识你很高兴。母亲问，是吗？父亲答，是的。

那天他俩只是见了面，吃粉时母亲看了父亲几眼，不觉得父亲有什么了不起，反而觉得父亲吃相张狂，不像个有涵养的人。父亲吃完粉，揩下油嘴，表扬粉说，黄春和的粉就是好吃。母亲没说话，工会的人起身离开时，她也跟着走了，把父亲抛在粉店里。工会的人问我母亲，黄香菊，你觉得黄国华怎么样？母亲答，不怎么样。工会的人更正我母亲的认识说，黄国华同志老实，女人找对象就应该找老实的，花哨的男人靠不住。母亲的年龄已大得让母亲一家人不安了，就没有权利挑对象，便答，那是。

后来就有了接触，看电影，逛商店，父亲送了我妈一块上海女式手表。父亲笑着说，香菊，这块手表送你。父亲强调，我这是第一次送这么贵重的东西给女性。母亲笑了，说那我不敢要啊。父亲庄重着脸色，坚决道，你一定要接受。母亲见父亲目光凝重、一脸坚决，就戴上了那只镀金的手表。那只手表直到早几年才坏。我从公安专科学校毕业时，母亲手上还戴着那只表，只是镀的金早被母亲的肌肤和衣袖磨得连一丝痕迹都没了。表坏后，母亲让我把表拿到迎春路上的钟表店去修，钟表店的年轻小伙子说，这种表早不生产了，我没有这种表的零件。我把表交还母亲，说钟表师傅说没有配件。母亲很郑重地拿起手帕揩着表，准备收起来。我问，这还要？母亲答，这是你爸送我的订婚礼物，有纪念意义呢。

当时父亲还活着，整天咳咳坎坎，吐得痰醃醃的，手无缚鸡之力，

除了偶尔走到门外晒晒太阳，就是在床上躺着，喝着母亲为他熬的中药。父亲患的是职业病，年轻时天天在锅炉房卸煤、运煤、给锅炉添煤，被煤害的。那时父亲年轻，厂里发的口罩戴脏了，半天都洗不干净，就不戴，天天直接呼吸煤灰，长此以往就害下了肺病。父亲从小生活在肮脏的环境里，与尘土、猪栏和垃圾（奶奶年轻时是家庭妇女，靠捡破烂和喂猪维持生计）为伍，就没什么卫生意识。那几年，我的工资都给父亲熬了药。镇红旗织布厂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便垮了，父亲靠拿最低生活费四十元为生，后来涨到八十元。母亲因多年前超生，被开除，家里四口人就只有这八十元救命钱，一发工资，第一件事就是买米买油，米是那种陈年米，吃起来带霉味儿，油是母亲去一家私人炼油厂用很底的价钱买的，估计是炼出来的泔水油。那时我上初中，跟着又上高中，说出来都没人相信，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，黄志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吃一顿肉！我们家吃饭时，关着门，不让邻居走进来看我们家吃什么菜，因为一家人基本上是吃母亲做的腐乳或辣椒，要不就是吃烂菜帮。

我长身体的那段时间，母亲总是破晓起床，拎着一只化纤袋上菜市场捡烂菜帮，人家问她捡烂菜帮干什么，母亲答，喂猪。回家却是煮熟了给我和我弟吃。那时母亲一边洗烂菜帮一边语重心长地说，志儿，你要发奋读书，爸妈指望你争口气。我伤心道，吃这种菜，我没劲读书。我说的是大实话，读书是需要拼精神和体力的，吃这种猪食，我哪里来的精神和体力与我的同学争高低？老实说，那时我上课，只能集中注意力一刻钟，过了那一刻钟，眼睛里就起雾，脑海里像塞满海绵一样，再装不进东西了。母亲见我满脸埋怨，皱着凄苦的面孔说，你不要怪父母，你是自己投错了胎。母亲又说，你读高中的学费还是你爸找你叔叔借的，要是你叔叔不肯借，跟你明说了，你连高中也读不了。父亲也希望我把书读好，在一旁咳了声，帮腔道，就算你可以对不起我和你妈，也不要对不起你叔叔。

我读中学时最羡慕的人就是警察，一是我喜欢警服，那衣服似乎有某种魔力，一穿，就庄严，仿佛想不庄严也不行似的。其次，我受香港碟片影响，觉得当警察，与坏人过不去，才是最神圣的职业。高中毕业考大学时，我毅然报考了省公安专科学校，考上了。父亲很犯愁，人家

的子女拿到录取通知书，父母比儿女都高兴，我父亲却没法高兴。我读大学时，银行还没出给穷困学生贷款的政策。父亲苦着脸说，走吧，去找你叔叔。我说，爸，读大学要一大笔钱，要是叔叔不借呢？父亲说，那你就没书读。

我叔叔比我父亲小十一岁，是个少年时候喜欢打架、长大后好赌、敢于任事的人。父亲带着我，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找他。叔叔那时在迎春路上开了家建材店，店子里堆着一包包水泥、一桶桶油漆和一包包石灰。叔叔正与几个人做生意，看见我和他哥，没搭理我们。父亲待叔叔做完几笔生意，才把我的录取通知书给叔叔看，说黄志考上了省公安专科学校。叔叔瞟我眼，一笑，说好事啊。父亲苦着一张瘦黑的脸说，你大哥没寸用，没钱供他读大学。叔叔抽口烟，问，那要好多钱？父亲伸出一个手掌说，少说也要五千。叔叔不提借钱，望着我说，不错啊。我说，不是叔叔您支助我读高中，我也考不上公安专科学校。叔叔打量我眼，见我个头不高，便说，你将来出来是当警察啊，不练练拳脚，以后怎么对付坏人？我瞅着叔叔，叔叔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，做了砌匠，八十年代镇上开始有人建私房时他就大胆承建，积攒了些钱，开了这家建材店。我怕叔叔不同意，说叔叔，我读完书，参加工作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还您钱，我用我的生命保证。叔叔笑，说我考虑一下。

叔叔给了我五千块钱，说收好，丢了，叔叔是不会再补的。又说，你爸爸有义务供你读书读大学，叔叔没有，你写个借条吧。我写了，交给叔叔。叔叔说，黄志，你这辈子担子很重呢你明白吗？我答，明白。叔叔为我的前途担忧道，当年我要你爸爸妈妈不要生你弟弟，你爸爸妈妈硬是不听劝，结果，生了个傻崽。

我弟弟生于一九八九年，当时我读小学五年级，而父母都是四十大几的人了。那时候红旗织布厂的效益还勉强，厂里还时常发点油啊米的。我那时懂事了，晓得父母们每天晚上讨论的问题。父亲说，香菊，生，生下来，不怕养不活。母亲说，这是犯错误呢国华。父亲固执道，犯错误怎么啦？你扯个白，说你妈病重，然后躲到乡下去生。母亲就去了乡下表舅家，把我弟生在表舅家了。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厂政工科刘科长在那里有亲戚，他亲戚来刘科长家走动，告诉刘科长说，你们厂有个女工

在我们村生了个儿子，是接生婆接的生。刘科长很上心，回到厂里让搞计划生育的干部查，当然就查出我母亲是破坏计划生育分子，竟公然违背国策，开除工作自然是理所当然的。本来还要开除我父亲，父亲壮着胆子走进厂长室，在厂长身前噗通一声跪下，说裴厂长，我们是双职工，都开除了，我们怎么活啊？裴厂长觉得这事是得考虑，说你起身，厂里会研究的。父亲这一跪，把工作保了下来。

这个让母亲丢了工作、让父亲跪在裴厂长面前痛哭的我弟，是父母们的孽债，三岁了才晓得笑，五岁才开口叫妈，长到八岁才晓得我是他哥。医生说毛坨只有三岁的智力。毛坨就是我弟，是个傻崽，十七岁了还不晓得穿裤子，要他自己穿裤子还经常穿反。

父亲死了，我不悲伤是假的，很悲伤也是假的。父亲这些年一直要吃药，我这几年的工资都被父亲吃药吃了。如果我不带父亲看医生，也许父亲早几年就死了。但患者是父亲，我就得给父亲看病，自己的工资不够就找同事借，马民警、刘民警都被我借过钱，为治父亲的病，我欠了一屁股债。安葬完父亲，我松了口气，因为病魔虽然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，却也让我父亲安宁了。母亲也没很多悲伤，父亲的病让母亲愁了多年，现在父亲的床空了，再也没人在这张床上咳咳坎坎和吐痰、呻吟及睁着双哀怨的眼睛说怪话了，家里就安静。一天，母亲说，志儿，你不年轻了，趁妈还能动，你赶快找个女人结婚，生个孩子吧。

我脑海里闪现了一个女人，她叫叶梅，很漂亮，在迎春路上开了家叶梅咖啡屋。她是我暗恋多年的女人，每次看见她我心里就会有波澜，但我晓得她不属于我，她的美丽、端庄、妖冶，不是为我存在的。除了叶梅，街上还有个女人在我脑海里浮动，姓杨，在迎春路上开了家美容店。小杨不是很漂亮，个子不高，但面相多情、妩媚，一双凤眼水汪汪的。刘民警说她有点小鸟依人。刘民警是和我一起分到黄家镇派出所的，他结婚三年了，对我说，你可以进攻小杨。小杨的美容店开在迎春路上，一些女人常上她的美容店做美容，街上的无赖就跑到美容店收保护费，小杨不给，他们就捣蛋。小杨报了警，我和刘民警赶到，将那几个无赖抓到派出所教育了一通。放出来后，那几个流氓就报复，时常拿砖头砸美容店的玻璃，哐当一声脆响，砸了就跑，吓得美容店里的一些女人魂

都没了。有天，我从叶梅咖啡屋出来，正好路过，抓住了那个砸玻璃的小子，让他赔钱，还关了他十天。前一向我路过美容店，问小杨，小杨很感激地说，那几个小流氓没来砸玻璃了。小杨那天留我吃饭，我没吃，走时小杨瞥我一眼说，志哥，没事就来玩。我记住了她瞥我的眼神，很柔媚。

这天上班，我和刘民警一身警服地在迎春路上巡逻，维护街上的社会治安。迎春路上的店铺一家连一家，还真的需要警察巡逻，穿着一身警服走在街上，对犯罪分子还是有威慑力的。街上有些骑摩托车的犯罪分子，专捡一些年轻女性下手，抢她们的包。这天空晴朗，从八点钟到十一点钟，街上没任何情况，人们都规规矩矩的。突然一辆摩托车迎面驶来，速度很快，而摩托车后面紧追着一个女人。我们一看就晓得这是抢劫。我冲上去，揪着骑摩托车的胳膊狠力一拉，摩托车倒了，向街对面冲去。刘民警逮住了摩托车后座上的另一名犯罪分子。那女人气愤地追上来，告诉我们，她刚从农业银行出来，没走几步，这辆摩托车突然驶到她面前，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犯罪分子一伸手抢了她的包，包里有两万块钱，还有她的身份证和银行卡。女人说完这些，对抢她包的犯罪分子吐口痰，骂道，畜生，不要脸，抢我们妇女的钱。我把骑摩托车的和抢钱的铐在一起，扶起摩托车便向派出所走去。妇女走在一旁，抱着包说，谢谢你们、真要谢谢你们，不是你们，今天我就惨了……我打断她说，不用谢，我们是警察，职责内的事，应该的。

审讯完两名犯罪分子，那女人一定要请我和刘民警吃饭。我说，不用。女人道，这顿饭，我一定要请。我望眼刘民警，刘民警说，不吃吧？女人坚持道，吃餐饭不会违反纪律吧？我们走出派出所，走进了异南春饮食店，女人点了六个菜，还要点，我说，算了，吃不完。异南春饮食店在镇上属于大众化饮食店，进来吃饭的人很多，尽管已过了吃饭时间，还是有几桌人在吃。女人问我们，喝什么酒？我说，工作时间不喝酒，这是公安部的规定。刘民警说，就吃饭吧。女人一笑，说那没气氛啊。我望眼她，来的路上，她告诉我们，她以前也是红旗织布厂的女工，后来调到了镇百货商店，镇百货商店垮后，她自己在街上开了家专卖窗帘布的布店。她的手机响了，她对着手机说，你快来异南春，我上

午经历了一场灾难，两万块钱差点被骑摩托车的抢了。我和刘民警都望着她，她说，我侄女，她姑妈——也是我姐，患了子宫瘤，住在县人民医院，手术要交五万元。

来者是我刘民警都认识的小杨，那个开美容店的。她一来，我们愣了下，都笑。女人问，你们认识？我说，认识。女人不懂地望着我们，小杨浅浅一笑说，这两个公安就是惩治那几个小流氓的。女人高兴地哦了声，说小玉，这顿饭那应该请你请。小杨笑，说没问题，我早就想请两位民警叔叔吃饭呢。我听她称我们民警叔叔，便说，我们还没那么老吧？小杨说，小女子口误，你们是两位民警帅哥呢。我笑，刘民警也笑。她笑着道，今天是我姑妈请客，我买单。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，有点甜味儿，她笑时也很好看，让我想起电视里的一个什么女明星，心就一颤，感觉她的笑容如阳光般明媚。

我们吃完饭就到了上班时间，我和刘民警又得上街巡逻，小杨手上拿着两万块钱，我和刘民警就与小杨一起走。四月的街上风和日丽，樟树的老叶都掉了，长出了鲜嫩的绿叶，阳光使一片片绿叶泛着绿光。小杨说，我喜欢春天的这个季节。我和刘民警相视一笑，我答，春天是美丽的。小杨说，我还喜欢夏天和秋天，我不喜欢冬天。冬天在我的脑海里有很多记忆，那都是与饥饿、寒冷及冻疮结伴而行的，现在的冬天不那么冷了。我说，我也不喜欢冬天。刘民警瞥眼我和小杨说，你们两个很相通，可以发展啊。我打了刘民警一拳，刘民警问小杨，你有男朋友没有？小杨笑而不答，我想她可能有男朋友，说刘兄，你一看见妹子就要跟我做介绍，你不怕别人笑，我怕呢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已走到美容店前，小杨止住步说，进来坐下吗？我说，不了，所长要是没看见我们在街上巡逻，会骂人。

我们走过美容店时，刘民警嬉笑道，小杨蛮懂事的，你可以考虑与她发展。我望眼天空，天是湛蓝色，有几朵白云从西边飘来，我说，考虑什么？我有一个白痴弟弟需要照顾，如今的女人都很现实，谁会和我一起抚养我的白痴弟弟？刘民警说，我要是你，就把弟弟送到县福利院去。我摇头，说我爸临终前嘱托我，要我照顾好弟弟。我答应了，我爸才合上眼睛。刘民警拍拍我的肩，你那个弟弟是你爸爸妈妈犯下的错，

你没必要承担。我说，别说这些好不好？刘民警见我脸上很烦，就禁了口。我们走到叶梅咖啡屋前，我老远便看见叔叔的宝马车停在马路边，这是一辆黑亮亮的宝马车，整个白水县也就我叔叔有一辆这样的宝马，因此特别打眼。我们走近我叔叔的金墙建筑公司时，叔叔从公司的大门里出来，穿着浅色的名牌西装，据我的第二任婶婶说，叔叔身上的西服折合人民币要一万六千元。我当时听了，眼球都鼓了出来，太奢侈了。叔叔看见我，停住脚步。我叫了声叔叔，叔叔说，后天你婶婶满三十岁，记得来白云宾馆吃中饭。我答，一定来。叔叔穿着皮尔卡丹皮鞋的脚迈进了宝马车，身体也进了漂亮的宝马车里，车从我和刘民警身边驶了过去。刘民警羡慕地瞟眼驶远的宝马车，说你叔叔真有钱，是黄家镇的首富。

二

我叔叔在我读大学的那几年，成立了金墙建筑公司，所谓金墙，我叔叔的解释是不垮的墙。金墙这个招牌确实给他招揽了不少生意。这些年矗立在黄家镇街上的几栋高楼和酒店，像工商银行、白云宾馆和五栋十二层带电梯的商品楼，都是金墙建筑公司建的。金墙建筑公司里有几个学建筑的大学生，他们是我叔叔用重金从其他建筑公司挖来的。七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分回来时，叔叔还没今天这么发达，就是这几年，他的财富翻了几番，已跻身于亿万富翁了。我叔叔这人没什么文化，但他敢赌，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，这就让他领先于很多人了。叔叔身边除了几个头脑很发达的大学生，还有几个晚他几年出生的壮年男人，替他管工程。有一次，他的手下打农民工，一个农民工跑来报案，我和几个民警赶到，只见他的五六个手下围着三个农民工拳打脚踢。杨副所长大喝一声，住手。我叔叔见警察来了，就从房里走出来，拿烟给我们抽，只有我接了他的烟，别人都没接。叔叔认识杨副所长，对杨副所长说，杨所长，这几个农民工事不好好做，开口就要钱，还在我办公室讲狠，堵着我的车不让我走。杨副所长黑着脸说，黄董，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。叔叔说，我要感谢共产党，不是共产党搞改革开放，

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我又哪里能发财？杨副所长说，知道就好，就不要讲霸道。叔叔嬉着脸皮说，天地良心，我是个本分人，一不赌二不嫖，爱我们社会主义爱得要死。杨副所长说，你就会油腔滑调。杨副所长对我们几个人说，把几个打人的抓到派出所去。叔叔瞟见我，说你也来了？我诚惶诚恐道，叔叔，你要你的这几个手下少给你添麻烦。叔叔瞪我一眼，几时轮到你小子说话了？在我叔叔眼里，我确实是小子，还是个穷小子，我不敢顶撞叔叔，我家欠了他一屁股债，过去是钱，现在是永远也无法还的人情债，因为叔叔曾对我父亲说，黄志读书的钱，不要你们还了。这话是父亲转告我的，我听后，高兴地松了口气。杨副所长瞥我一眼，盯着我叔叔说，我警告你，做人不要太嚣张。杨副所长转身，黑着面孔命令我和刘民警等人说，把他们带到派出所去。

这是前两年的事，叔叔当然找人把他的手下保了出来，人是县公安局龙局长，很牛的一个人，一个电话打到我们派出所，所长就忙着放人。所长对办案的杨副所长说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龙局长发话了，赶快放人。不过，打伤农民工的医药费，我叔叔一一出了。我叔叔与龙局长的关系有点晦涩，新的县公安局办公楼是我叔叔建的，内中跑不了权钱交易。叔叔曾对我许诺说，你小子好好表现，等有机会，我跟龙局长说一声，让他提拔你。这句话一直放在我脑海里了，我已经当了七年普通民警，还真希望改变一下命运。

白云宾馆很热闹，没有三百人也有两百多，三十桌，十人一桌，有一两桌稍微空点。在我们街上，给年轻的女人祝寿，搞得这么热闹，怕是有史以来第一次。婶婶只比我大两岁，曾是县电视台里播新闻的，叫宋佳。每天晚上六点半至七点半半个小时，如果你收看白水电视台的节目，就是宋佳在侃白水县的新闻。这女人长得很漂亮，如果她的普通话不带白水口音，早被市台要了。正当她往市电视台运作时，我叔叔盯上了她，送了她一辆三十多万的奥迪 A4，红色、很亮，在街上跑起来很打眼。这个漂亮、高傲的女人只是在穷男人面前高傲，对县城街上的男人跑到电视台送玫瑰花嗤之以鼻，但面对一辆大红的奥迪 A4，她却站不稳脚跟。她问，真的是送给我的？叔叔说，是送给你的。宋佳用她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常放在嘴里说的词道，我晕。她当然就晕在我叔叔怀里了。

这也是几年前的事，这事在县城和镇街上广为流传，有好多个版本。其中有个版本说得很露骨，说我叔叔堵在县电视台门前，送玫瑰给宋佳，玫瑰里夹着我叔叔的名片：金墙建筑公司董事长。宋佳看了眼名片，把那束玫瑰花扔在地上，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然后对我叔叔说，除非你送我一辆高级轿车，我就跟你睡。我叔叔立马去市里开了辆红奥迪 A4，直接把车开到了她床上。这个版本很恶俗，把我婶婶贬为只认钱的可耻美女。我婶婶其实是个很有人情味、很温情的女性，并不像外面传说的那么俗不可耐，事实上，她还很聪明、伶俐，点子也多，成了我叔叔的半个军师。有些事情，叔叔拿不准的，还会在枕头上问她。父亲在世时，听到这些传闻，拖着病体去问我叔叔，你真的送了辆轿车给姓宋的？叔叔说，送了。父亲说，她刚走，你就这么大张旗鼓……父亲没把话说完，在父亲眼里，我前婶婶的追悼会似乎是上个星期开的。叔叔点上支烟说，哥，这事你不要操空心，她在世时就晓得我喜欢宋佳，她死的那天晚上还说，这下你可以没有包袱地追那个漂亮的小妖精了。

这个漂亮的小妖精早在三年前就成了我的新婶婶，但我从没叫过她婶婶，她太年轻、太漂亮了，我怎么也叫不出口。婶婶生日宴上，来了很多有头有脸的人，县里的干部、镇上的干部、老板，还有镇农业银行和工商所的年轻干部，县电视台的领导也来了几个。最重要的是来了两个副县长，他们当然不是冲宋佳来的，而是给我叔叔面子。他们的到来，使白云宾馆顿时蓬荜生辉，叔叔满面笑容，陪着两位副县长坐，对来敬酒的人说，这是王县长、这是邓县长，先敬他们。那天，县花鼓戏剧团的几个名角也被叔叔请来了，吃饭时，几个名角就在大厅的台子上唱戏，很卖力，逗得吃饭的人大笑。接着，叔叔带着寿星婆每一桌敬酒，敬到我坐的这一桌时，我起身说，叔叔、婶婶我敬你们一杯。我这是第一次开口叫婶婶，叔叔看我一眼，婶婶也瞟我一眼，笑了个。我慌忙把杯子喝了个底朝天。婶婶的杯里是红酒，她举起酒杯放到嘴边，抿了口。叔叔在我肩上按了下，赞许的表情，也喝了口酒，又带着婶婶敬邻桌人。婶婶跟在他一旁，身材那么高挑、颈脖那么修长、胸部那么饱满且挺拔，笑容那么迷人。相形之下，叔叔显得矮胖、臃肿、疲惫、衰老。

寿宴吃到下午两点钟，人陆续散了。叔叔问我，今天怎么样？我

说，好热闹。叔叔脸上漾着得意，吐口烟，说在白水县，没我摆不平的事。他的手下在一旁说，那是那是，黄董一句话，再大的事也风平浪止了。叔叔拍我的肩，说我告诉你，做人不能太正直，太正直，别人跟你玩不下去。我顺他道，是是是。叔叔又说，不正直也不行，关键是个度，该打太极拳的时候就打太极拳，该下手狠时就要狠下手。叔叔说到这里，看眼婶婶，又说，今天龙局长没来，到市局开会去了，这话是你们龙局长亲口说的，你好好记住。我说，叔叔，下次还要麻烦你在龙局长面前多多美言我几句。叔叔说，没问题。你干了几年小警察，是该提拔了。他的手下也看着我说，是该提拔了。我心里一热，忙说，谢谢叔叔。

怀里揣着叔叔的许诺，脑海里就有很多想象，想我要是当了副所长，我将怎么干。又想要是龙局一高兴，把我提为所长，那杨副所长不会吐血？杨副所长在所里工作了十几年，假如我真的爬到他的上面去了，那他真的会恨我。杨副所长不是那种心胸开阔的人，刘民警说他有点嫉贤妒能，把功劳都捋到自己身上，责任却往手下身上推。看杨副所长写的年度总结，真把人笑死，说自己如何通过学习，如何提高了认识，思想提高了眼睛就睁大了，就如何如何地把犯罪分子制服了。杨副所长写总结报告，都是躲着人写，万一有人撞见他在写总结报告，他就用一只手捂着，不准你看，仿佛在写情书。所长常说，你们写总结报告，怎么这么简单？你们要向杨副所长学习，杨副所长写的总结报告好，有文采。你们的总结报告呢？光有事实还不行，还要把思想的认识过程也写写。刘民警趁所长上厕所的机会，偷了杨副所长写的总结报告仔细学习，看完后，脸都笑歪了。我见刘民警一个人偷着笑，问他，他说，看杨副所长写的总结，真能把人笑死。

杨副所长要是晓得刘民警这么“臭”他，一定会叫他去擦皮鞋。我们派出所的小范，一个在抓嫖娼中放走亲姐夫的民警，现在就在所里擦皮鞋。只要你回到所里，人刚坐下，小范就迎上来了，主动为你擦皮鞋，嬉笑着，你不同意还不行，他会说，你这是看我不来啊。他私自放走犯罪嫌疑人，按规定是要开除公职的。他知道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，哭着求所长开恩，所长考虑到他放走的是他亲姐夫，又是初犯，就保了他，但还是给了他“开除公职，留所察看一年”的处分。假如他这一年不好

好表现，那他就真的只有拎着那只肮脏的篮子到街上擦皮鞋了。杨副所长是个讲究狂，衣服整整洁洁，帽子戴得很端正，皮鞋擦得锃亮。他的办公室里永远有皮鞋油和刷子，出门时总要把皮鞋擦亮。要是谁穿的皮鞋脏了，杨副所长会皱眉头，说我办公室里有皮鞋油和刷子，你去把皮鞋擦擦。小范见状，灵机一动，从街上弄来擦皮鞋的工具，对所里的全体同仁说，从今天起，我给弟兄们擦皮鞋，我犯的错误很严重，我要认真真地洗心革面。杨副所长是第一个把皮鞋伸给小范擦的，边严肃着脸说，你目无法纪和制度，这能当警察的？小范就深有感触地说，杨所长，您教育得对。

杨副所长是那种不苟言笑的人。他心里想什么，没人知晓，因为他把自己裹得紧紧的，包得像只粽子。但有一点你可以知道，他在等黄所长退休，他心里觊觎着所长这把交椅，尽管他嘴里说，所长不所长，我真的无所谓。其实他是真的有所谓，他暗暗与李小兵副所长较劲，李小兵副所长做出了成绩，最忌妒的就是他，虽然他硬是没说一句风凉话，但他脸上那种小女人样吃醋的表情，谁都看得出来。刘民警表面上与杨副所长较好，他告诉我，只要哪天李小兵副所长受到所长或局领导表扬，那一天杨副所长会不高兴，阴着脸，好像死了老婆样。我望着刘民警，刘民警小声说，昨天局里表扬李副所长，杨副所长从不喝酒的，昨天晚上一个人在家里喝闷酒。我问，真的？他点头，当然是真的。

刘民警一说到副所长、所长这样的话，我脑海里就出现了龙局长那张宽大的脸庞，赶紧就往我叔叔家跑。叔叔家是一栋别墅，建在改革路上，很大，三层楼，一楼有一张乒乓球桌和一个健身房，健身房里摆着各种器械，让叔叔去练腿部、腹部和胸部的肌肉。但叔叔把时间都花在喝酒交朋友上了，就没练。所有的器械都在健身房里长霉，像男孩子脸上长了很多青春痘似的。这天中午，我走到叔叔家前时，看见宝马车和红奥迪都停在院子里，就高兴地走进了叔叔家，叔叔正和婶婶打乒乓球，婶婶打出了一身汗，把球拍递给我，我接过球拍，与叔叔打乒乓球。我的乒乓球打得很臭，但叔叔的乒乓球打得更臭，打了两局，叔叔就不玩了，拿着毛巾揩汗。保姆为我泡了茶，婶婶指着冒着热气的茶杯说，喝茶，黄志。我喝茶，叔叔坐到沙发上说，人老了，到底不行了。婶婶笑，说

所以你要锻炼，你一天到晚喝酒，酒会把你的身体掏空的。叔叔嘿嘿嘿笑。保姆从厨房里走出来，说吃饭了。叔叔问我，你喝什么酒？婶婶叫道，又喝酒？我忙说，我不喝酒，下午要巡逻，要是我们杨副所长检查时，闻到我嘴里有酒气，一份报告打到局里，我就完了。叔叔道，喝点酒没事。

吃饭时，我陪叔叔喝酒，喝了酒，胆子就壮了，问，叔叔，你跟龙局长提了我没有？叔叔一愣，马上道，提了，龙局长说这要等机会，因为所长、副所长的位置都有人，不能随便下人，人家又没犯错误。我告诉叔叔，我们黄所长快退休了，这是个机会。叔叔笑，说那我跟龙局长说说。我一高兴，便把杯里的酒一口干了，说叔叔，你一定要说啊。叔叔说，没问题。婶婶的手机响了，她接了，说好的，我就来。婶婶放下手机，说我得去台里，台里下午开会。婶婶说着便起身，进洗手间洗脸，然后上楼化妆。婶婶的化妆品都是法国货，很贵，化在脸上不伤皮肤。婶婶再走下来时换了身漂亮的衣服，脸上又化了妆，人就很靓丽地出了门。叔叔扫我一眼，突然问我，你跟着叔叔干怎么样？我晓得叔叔不是一盏省油的灯，跟着他干，难免不做出一些违法的事。父亲说过，你叔叔本质上很恶。我看眼叔叔，说叔叔，我喜欢当警察，当警察虽然没钱，但端的是国家的铁饭碗。

三

下午四点钟，我和刘民警在街上巡逻。我们四个年轻民警分两班巡逻，一班是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，另一班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，十二点钟以后，街上就没民警了。我和刘民警于这周是巡下午四点到深夜十二点，在这时间段里迎春路上发生的大小事情，我和刘民警都有权管。老实说，有巡警巡逻，那些小流氓还是有所收敛。我们都配了手枪和警棒，遇上小青年打架，我们就用警棒驱散，遇上抢劫或更严重的事，那就得拔枪威吓了。刘民警见我一脸酒红，问我，你喝酒了？我答，在我叔叔家喝了几口。刘民警说，要是杨副所长看见你喝了酒，你就惨了。我说，但愿杨副所长今天忙别的事。刘民警笑，说杨副所长再忙，也不